

谈通鉴论

一
函
九
册
函

讀通鑑論卷十九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譔

隋文帝

聖人之道有大義有微言故有宋諸先生推極於天而實之以性靈之心得嚴以躬修非故取其顯者而微之卑者而高之也自漢之興天子之教人士之習亦既知尊孔子而師六經矣然薄取其形迹之言而忘其所本則雖取法以爲言行而正以成乎鄉原若蘇威趙普之流是已蘇威曰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世趙普曰臣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而威之柔以喪節普之險以戮倫不自知也

不自媿也以全軀保妻子之術爲立身揚名之至德以篡
弑奪攘之謀爲內聖外王之大道竊其形似而自以爲是
歆其榮寵者衆皆悅也挾聖言以欺天下而自欺其心闔
然求媚於亂賊而取容導其君以欺孤寡戕骨肉而無忌
嗚呼微有宋諸先生洗心藏密卽人事以推本於天反求
於性以正大經立大本則聖人之言無忌憚之小人竊之
以徼幸於富貴利達豈非聖人之大憾哉普之於論語以
奪人爲節用以小惠爲愛人如斯而已外此無一似也威
則督民誦五教而謂先王移風易俗之道畢於此矣子曰
鄉原德之賊也託於道所以賊德也正人心閑先聖之道

極於性命而嚴辨其誠僞非宋諸先生之極微言以立大義論語孝經爲鄙夫之先資而已矣

可以行之千年而不易人也卽天也天視自我民視者也民有流俗之淫與偷而相沿者矣人也非天也其相沿也不可卒革然而未有能行之千年而不易者也天不可知知之以理流俗相沿必至於亂拂於理則違於天必革之而後安卽數革之而非以立異也若夫無必然之理非治亂之司人之所習而安焉則民視卽天視矣雖聖人弗與易矣而必爲一理以奪之此漢儒之所以纖曲塗飾而徒云云也改正朔易服色漢儒以三代王者承天之精意在

此而豈其然哉正朔之必改非示不相沿之說也[麻]雖精而行之數百年則必差夏商之季上敖下荒不能釐正差舛已甚故商周之興懲其差舛而改法亦猶漢以來至於今[麻]凡十餘改而始適於時不容不改者也若夫服色則世益降物益備期於協民瞻視天下安之而止矣彼三王者何事汲汲於此與前王相競相壓於染繪之間哉小戴氏之記禮雜矣未見易書詩春秋儀禮周官之斤斤於此也其曰夏尙[元]殷尙白周尙赤吾未知其果否也莫尊於冕服而周之冕服上[元]而下纁何以不赤也牲之必騂也純而易求耳非有他也夫服色者取象於天而天之五色

以時變無非正矣取法於地而地之五色以土分無非正矣自非龐奇豔靡足以淫人者皆人用之不可廢理無定吾惡從知之其行之千餘年而不易者民視之不疑即可知其爲天視矣開皇元年隋主服黃定黃爲上服之尊建爲永制以義類求之明而不炫韞而不幽居青赤白黑之間而不過尊之以爲事天臨民之服可矣迄於今莫之能易人也卽天也於是而知漢儒之比擬形似徒爲云云者以理律天而不知在天者之卽爲理以天制人而不知人之所同然者卽爲天凡此類易書詩春秋周官儀禮之所不著孔孟之所不言詘之斯允矣

今之律其大畧皆隋裴政之所定也政之澤遠矣千餘年
闕非無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法定故也古肉刑之
不復用漢文之仁也然漢之刑多爲之制故五胡以來獸
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慘至於拓拔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
以五曰磔絞斬梟磔又有門房之誅焉皆漢法之不定啟
之也政爲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絞曰斬改鞭爲杖改杖
爲笞非謀反大逆無族刑垂至於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
也若於絞斬之外加以凌遲則政之所除女直蒙古之所
設也夫刑極於死而止矣其不得不有死刑者以止惡以
懲惡不得已而用也大惡者不殺而不止故殺之以絕其

惡大惡者相襲而無所懲故殺此以戒其餘先王之於此也
以生道殺人也非以惡惡之甚而欲快其怒也極於死而
止矣梟之磔之輶之於死者又何恤焉徒以逞其捥腕齧
齧之忿而怖人已耳司刑者快之其仇讎快之於死者何加
焉徒使罪人之子孫或有能知仁孝者無以自容於天地之
間一怒之伸慘至於斯無裨於風化而祇令腥聞上徹於天
裴政之澤斬而後世之怒淫不亦慳乎隋一天下蠲索虜鮮
卑之虐以啟唐二百餘年承平之運非苟而已也蓋有人焉
足以與於先王之德政而惜其不能大用也

周制六卿各司其典而統於天子無復制於其上者然而
後世不能矣周禮曰惟王建國言國也非言天下也諸侯
之國唯命之也聽於宗伯討之也聽於司馬序之也聽於
司儀行人若治教政刑雖頒典自王而諸侯自行於國內
不仰決於六官如是則千里之王畿政亦簡矣其實不逾
今一布政使之所理也郡縣之天下攬九州於一握卑亢
府史之考課升斗銖銖之金粟窮鄉下邑之獄訟東西萬
里之邊防四瀆萬川之堙洩其繁不可勝紀總聽於六官
之長而分任之於郎署其或修或廢乃至因緣以讎私者
無與舉要以省其成則散漫委弛而不可致詰故六卿之

上必有佐天子以總理之者而後政以緒而漸底於成此
秦以下相臣之設不容已也乃相臣以一人而代天子則
權下擅而事亦冗而不給於治多置相而互相委則責不
專而同異競起以相撓於是而隋文之立法爲得矣左右
僕射皆相也使分判六部以各治三官夫然則天子統二
僕射二僕射統六卿六卿統庶司仍周官分建之制而以
兩省分宰相之功殆所謂有條而不紊者乎繇小而之大
繇衆而之寡繇繁而之簡揆之法象亦太極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八卦以盡天下之至蹟而曲成乎亶亶者也法者
非必治治者其人也然法之不善雖得其人而無適守抑

末繇以得理況乎未得其人邪以法天紀以盡人能以居要而治詳以統同而辨異郡縣之天下建國命官隨其獨得矣乎不可以文帝非聖作之主而廢之也

開河以轉漕置倉以遞運二者孰利事固有因時因地而各宜不能守一說以爲獨得者然其大槩則亦有一定之得失焉其迹甚便其事若簡其效若速一登之舟旋運而至不更勞焉此轉漕之見爲利者也然而其運之也必爲之期而勞甚矣開有啟閉以爭水之盈虛一勞也時有旱澇以爭天之燥溼二勞也水有淤通以勤人之濬治三勞也時有凍沍以待天之寒溫四勞也役水次之夫奪行旅

之舟以濟淺五勞也而又重以涉險飄沈重賠補運之害
特其一委之水庸人偷以爲安而見爲利耳夫無漸可循
而致之一塗以幾速效政之荑稗也歲月皆吾之歲月紆
徐之則千鈞之重分爲百而輕甚矣置倉遞運者通一歲
以輸一歲之儲合數歲以終一歲之事源源相因不見有
轉輸之富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在民者易登於倉在倉者
不覺而已致於內無期會促迫之苦而可養失業之民廣
馬牛之畜雖無近功而可經久以行遠其視強水之不足
開漕渠以圖小利得失昭然矣隋沿河置倉避其險取其
夷唐仍之宋又仍之至政和而始廢其利之可久見矣取

簡便而勞於漕輓者胡元之亂政也況乎大河之狂瀾方憂其汜濫而更爲導以迂曲淫漫病徐兗二州之土乎隋無德而有政故不能守天下而固可一天下以立法而施及唐宋蓋隋亡而法不亡也若置倉遞運之類是已

有名美而非政之善者義倉是也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始請立之家出粟麥一石儲之當社凶年散之使其行之而善足以賑之也抑一鄉一社有君子長者德望足以服鄉人而行之十姓百家焉可矣不然令之嚴而祇以病民令之不嚴不三歲而廢矣且卽有君子長者主其事行乎一鄉亦及身而止耳惡有一鄉之事數十年之規而可通之

天下爲一代之法也哉行之善而猶不足以賑荒者假使
社有百家歲儲一石三年而遇水旱曾三百石之足以濟
百家乎倘水旱在三年之外粟且腐壞蟲蝕而不可食也
且儲粟以一石爲率將限之邪抑貧富之有差邪有差而
人詭於貧誰尸其富家限之則歲計不足而邊計他年均
之爲農而有餘以資義倉其勤者也及其受粟而多取之
者其惰者也非果有君子長者以仁厚化其鄉而惰者亦
勸於耕以廉於取則徒取之彼以與此而誰其甘之不應
抑將刑罰以督之井里不甯而訐訟興何義之有而惰竄
不節之罷民且恃之以益其驕怠況乎人視爲不得已而

東於法以應令穰覈涇腐雜投而速蠹僅以博好義之虛
名抑何爲者邪況行之久而長吏玩爲故常不復稽察里
胥之乾沒無與爲治民大病而勾免不能抑其必致之勢
矣夫王者之愛養天下如天而可以止矣寬其役薄其賦
不幸而罹乎水旱則蠲征以蘇之開糴以濟之而防之平
日者抑商賈禁僇備懲游惰修陂池治隄防雖有水旱而
民之死者亦僅矣賦輕役簡務農重穀而猶有流離道殣
者此其人自絕於天天亦無如之何而何事損勤苦之民
使不軌之徒懸望以增其敖慢哉故文王發政施仁所先
者鰥寡孤獨所發者公家之廩非取之於民而以飽不勤

不節之惰農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捐己以惠民且不知養民之大經況強以義脅民而攘之爲己惠乎夫義倉者一鄉之善士當上失其道橫征困民之世行之十姓百家以苟全一隅者可也爲人上者而行之其視梁惠王之盡心奚愈哉

立教之道忠孝至矣雖有無道之主未有不以之教其臣子者而從違異趣夫亦反其本而已矣以言教者進人于而戒之曰爾勿不孝進人臣而戒之曰爾勿不忠舌敝穎秃而聽之者藐藐悖逆猶相尋也弗足怪也教不可以言言者也獎忠孝而進之抑不忠不孝而絕之不納叛人不

恤逆子不懷其惠不歆其利伸大義以昭示天下之臣子
是者殆其好也非其令也宜可以正於家施於國推於
天下而消其悖逆矣然而隋文帝於陳郢州之叛而請降
則拒而弗納突厥莫何可汗生擒阿波歸命於隋請其死
生高頴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存養之以示寬大帝則從
之而禁勿殺吐谷渾妻子叛其主請降帝則曰背夫叛父
不可收納夫帝之欲并陳而服二虜其情也抑且顧君臣
父子夫婦之大倫捐可乘之利而拒之已峻以是風示臣
子俾咸順於君父而蠲其乖悖夫豈不能然制於悍妻惑
於逆子使之兄弟相殘終以梟獍之刃加於其躬一室之